



呂大樂 著

那似曾相識的 七十年代

中華書局

呂大樂 著

那似曾相識的 七十年代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裝幀設計：甄玉瓊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

著者

呂大樂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H 座

□

版次

2012 年 7 月初版

© 20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170 mm)

□

ISBN：978-988-8181-15-5

自序

我在1970年考「升中試」，同年9月開始唸中學。中學、預科、大學的求學階段，在1970—1981年間渡過。可以這樣說，自己的青年成長時期，都在七十年代發生。

對於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一直有着一種頗為特別的感覺。在主觀感覺上，七十年代似乎過得特別快。明明在中學時期到中環閒逛，穿梭於告羅士打行、舊郵政總局時，還會感受到一種殖民的氣氛，覺得雖然西洋文化就在身邊，但卻又是陌生的東西，有種由外加諸於身上的感覺；可是，到了1980年前後，坊間流傳的便已經是另一番感受、看法，殖民的氣氛雖未至於消失，但慢慢變得並不顯眼。又明明在七十年代初期，在街上收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的宣傳品時，覺得殖民政府脫離群眾，又很頑固，市民爭取社會改革，猶如緣木求魚。但幾年之後，請願抗議不再是什麼新鮮事物，而在行動的背後，是一種新的觀念的形成——跟政府談判，要求修改政策，不再被視為天方夜譚。當然，還有普及文化方面：由粵語片轉變為港產片，由粵語時代曲轉變為本地流行音樂，再加上逐漸自成一格的電視劇，當中發生的變化，相信沒有人會在七十年代初所能預見得到。的確，七十年代香港，新舊交替。或者就是這個原因，七十年代初期的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群眾情緒很容易被視為過渡現象，這個殖民地

社會最終會演變為後來的香港。更有趣的是，才不過是剛剛踏入八十年代，這個「後來的香港社會」（也就是大部分香港人選擇性的突出的香港社會及文化面貌）便被很多人視為香港的本質。我相信，七十年代後期的「回鄉潮」、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前途談判，都是強化這種思想轉變的重要因素。到了七十年代後期，我們開始對香港社會產生了一份之前十年、二十年所未曾有過的肯定。

當然，身邊同輩的朋友有時候會提醒我，或者以上所講，有可能全屬錯覺。由小學升上中學，再而踏入大專階段，個人生活的圈子和步伐本身就有很大的變化，於是在感覺上，覺得那個時代變得特別快速。他們的意思是，或者香港的七十年代並不怎麼樣，只是我們那一代人適逢其會，剛好在那段日子成長，才會有那種感覺和理解。

朋友的意見不無道理，不過他們似乎忽略了一點——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點——這就是經常會提起七十年代香港社會，並對它有不同想像者，並不限於某一特定的年齡群。差不多在所有關於香港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論述中，都有七十年代這一環節，而且佔上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這並非因為只要順着歷史時空的發展軌跡，自自然然的便會（或者需要）談到那一個年代，而是它在很多人（無論有沒有第一身經歷）的心目之中，都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在他們眼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早有一個清晰的面貌，就算未有完全一致的理解，但大概已有高度共識。這也就是說，香港人對於七十年代香港，有種想當然的看法，不是很多人會覺得有需要對那個年代重新審視。

我總覺得上述那種想當然的想法，不單無助於更立體的、多角度的認識七十年代的香港，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那個時期前前後後的社會面貌。以發展香港社會研究的角度來看，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整個砌圖中十分重要的一塊，對它的掌握與理解，會影響我們如何閱讀和分析戰後香港的社會轉變。對於時下流行的很多關於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定論」，我不以為然。基於這個原因，我決定「重訪」那個自己曾經經歷的年代，發掘一些自己不曾了解的事情。

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大多數（除了第5章之外）原先都是為了參與研討會而準備的講稿或論文。當初在研討會上讀出的講稿，有些只是半完成的論文，有些甚至只得一個大綱，還未百分百想好當中每一部分的連繫。但在報告及之後的討論過程之中，聽到不少很有建設性和具備參考價值的意見，並收納於修訂稿之內。對於（重新）認識當代香港社會，我持開放態度，希望更多新的假設、歷史資料、看法的出現，而不是重複所謂的「定論」。我情願冒着有可能犯錯的風險，提出有可能被否定的看法，也不想見到太多有時是想當然的，有時是因為情感因素而產生的，或基於政治立場或主張而建構的「定論」。就像這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一樣，都是交流與回應，然後修訂的成果。在我看來，現在結集成書，也只不過是一種臨時定型的狀態，日後當有新的材料、解釋之時，再有修訂或者全面改寫的機會。香港社會研究要發展起來，需要拋出更多假設、初步想法，然後深入的辯論，反覆論證，發掘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解釋，而不是急於尋找共識，以政治主張代替研究，或者只是通過修辭來重複一些「定論」。

目 錄

自 序 iii

第一部分 關於七十年代

導 言 重新認識七十年代 5

第1章 無關痛癢的1974 13

第二部分 殖民地的生活經驗

第2章 殖民冷經驗 45

第3章 當時間還未有變成歷史： 57
維多利亞城的消失與殖民經驗

第4章 足球政治與冷戰的微妙關係 77

第5章 殖民空間與現代性 97

第6章 矮化的公民概念： 121
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
(與呂青湖合寫)

第三部分 **麥理浩時代**

第7章 「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 141

附 錄 閱讀香港社會 187

參考資料及書目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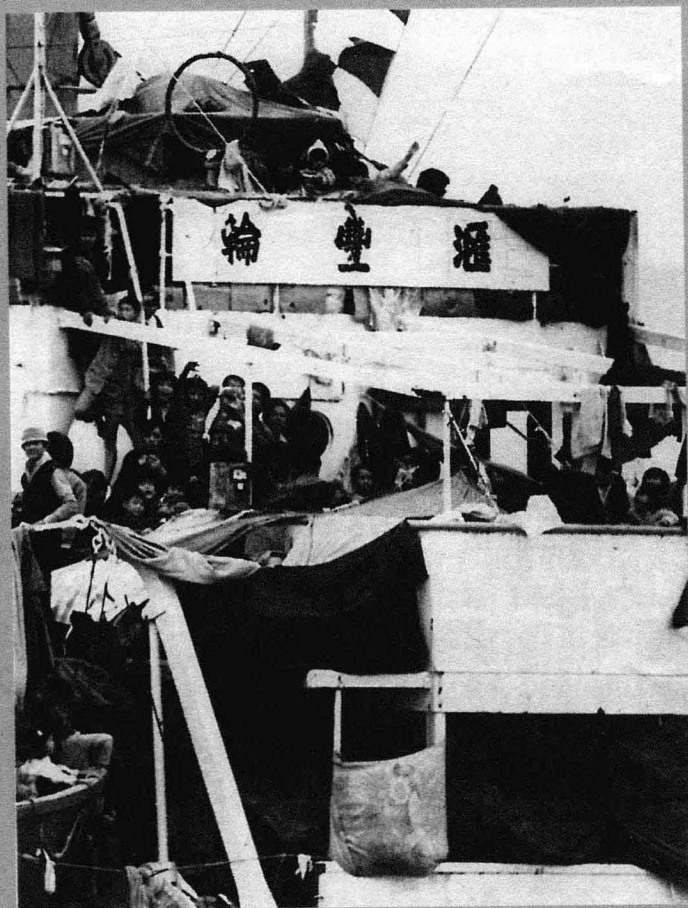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香港大事記 216

第一部分

關於七十年代



為了加強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殖民地政府推出「香港節」，有花車巡遊等節目，最初兩年尚能吸引市民觀賞，後來民間反應變淡，無疾而終，這代表了「由上而下」由政府刻意培養歸屬感的一次失敗。（詳見本書第1章）（照片提供：高添強）



1975年，丹麥貨輪「馬士基號」載三千多名越南難民來港。加上1976至1980年間有數十萬內地移民湧入香港，香港社會對本地人口有了一個新觀念。圖為1978年12月台灣貨輪匯豐號載着二千七百多名越南難民抵港。（詳見本書第1章）（照片來源：《香港全紀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



作為戰後第一代香港小康之家的私人大型屋邨代表的美孚新邨，1966年開始興建，1975年各期全部完成。其落成象徵了一個較富裕階層的出現。（詳見本書第1章）（照片提供：高添強）

重新認識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確實是有點尷尬。

作為歷史，它屬於當代，跟作者與讀者都缺乏一種距離。它的問題倒不在於是否時間尚早，未能蓋棺論定，而是很多事物、經驗、記憶依然新鮮，還在人們的腦海裏（因此每個人都有他的說法），令人以為自己心中亦有答案，欠缺一種對歷史的好奇。

至於作為回應眼前各種問題的社會分析，這個課題又好像扯得太遠，未能貼近正在身邊發生的社會、政治、文化轉變。這種不覺得有需要退後一步，嘗試從歷史、社會發展去認清眼前的事物的心態，在香港尤其嚴重，事關社會現象日日新鮮（新聞題目從不短缺），稍不留神便會跟最新的發展脫節，落後於形勢。當眼前所見已經令很多人忙個不了的時候，還有誰有興趣去問，如果重新認識七十年代，會否改變對香港社會的過去、現狀與將來的一些理解、判斷。

不過，雖然尷尬，這個題目卻對於瞻前顧後，認真了解香港，特別有意思。

時下坊間有不少有關香港社會的論述，均以論者對「七十年代香港」所持的看法與態度為基礎，然後各自建構他們意圖推廣的香港故事。在這個各自表述的過程之中，「七十年代香港」局部的某一個方面，會被不成比例的放大，選擇性地呈現在大眾面前。但說來奇怪，就算是「七十年代香港」片面的理解，一般都不會引來強烈的反應或惹人批評，反而經常可以拼砌出動人的大故事、圖案。假如大家談論的是另一個年代，而不是「七十年代香港」的話，效果肯定完全不一樣。¹

在一定程度上，「七十年代香港」的確有着一種神話的色彩，它能跟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對話；對任何一種社會背景的人士來說，都會有他心中的一個「七十年代香港」故事。更重要的是，這個製造香港故事的過程，並不是單方面由上而下加諸在市民群眾身上，而是普羅大眾亦積極回應，有所共鳴。整個過程不可能隨便一句，說這就是意識形態，便以為這就可以將有關的現象圓滿地解釋過來。我們需要承認，對香港的市民大眾——不限於後來成為了小老闆、中產階級的一群，就算是普羅市民、一般街坊亦有同感——而言，「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意義。在他們眼中，那是香港社

1 舉例：對六十年代的理解，便會在1967年的暴動（單就應否稱為暴動，便有爭議）這個議題上存在分歧。

會的，也是他們個人或家庭的黃金歲月。直接的說，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來說，那是他們的「好日子」（而所謂的好，不一定指經濟方面，同時也沒有一個單一的標準）。

普羅市民的主觀感受，很難說是無中生有或完全受到意識形態所蒙蔽。但我們也知道，它並不一定可靠。²市民的集體感覺、情緒，以至理解事物的框框、心態，很多時候都是事後才建構出來的，屬後來才形成的想法，並不一定反映當時的態度、看法。嘗試重新閱讀和理解「七十年代」，並不是說我們要「回到歷史現場」，將當時的「原貌」呈現出來。事實上，我亦不相信可以或有需要回到某一個指定的「現場」去。同時，所謂的原貌不能避免是經過理解和演繹的面貌。嘗試再次進入「七十年代」，我的目的很簡單，只在於重新開放閱讀那個時期的香港社會的方式，令認識、理解、分析可以較為立體和多元化，而不要不停的重複那些近乎固定的看法。

「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當代香港社會研究的拼板砌圖中，相當重要的一塊。將它誤放到一個錯誤的位置之上，會引導我們朝向更難以掌握整個圖案的方向。所以，重新打開「七十年代香港」，其意義不僅在於豐富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而是一如前面所提到，這將會幫助我們好好理解和分析當代香港社會的狀況與

2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上海租界公園是否曾經存在「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的問題，見Bickers and Wasserstrom (1995)。

發展，尤其對七十年代前後所發生的變化，有深刻的反思。

本書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但在未進入那兩部分討論之前，我想我們應該先重新思考一下所謂的七十年代，究竟所指的是哪一個時期的香港社會。我當然明白，在一般討論的用詞之中，七十年代（又或者任何一個年代）並非很準確的指示某個年份；年代一詞的意思通常與日曆牌上的實際年份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泛指某個具備一些共同的社會特徵（中間通常穿插着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的時期。所以，理論上當大家在討論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的時候，彼此心裏其實是知道，議論的範圍毋須局限於指定的十年。對一些讀者來說，他們或者會認為我在〈無關痛癢的1974〉一文裏所說，1974年前後的七十年代香港有兩個頗不一樣的社會面貌，有點多此一舉：大家早就知道，七十年代只不過是一個概念！但我想強調的是，儘管大家有此意識，可是在討論及分析當代本土社會歷史發展時，卻少有細緻了解那還未有成為「七十年代香港」的香港，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而民眾又抱着什麼態度來生活。〈無關痛癢的1974〉旨在再次強調「七十年代香港」是一個概念之外，更想讀者思考這個概念如何以偏概全，引導我們忽略了七十年代初期的社會狀況與民情民意，並因此而產生很多於事後對那個時代的片面理解。第一章的目的正在於從開始閱讀本書之初，便對「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這個概念有着一種反思的自覺。³

3 所謂的七十年代是從何時開始，而又到了哪個時候才告終結（也就是說香港社會進入所謂的八十年代），當年丘世文（1982）曾寫過這個題目。

由第二至第六章所組成的「殖民地的生活經驗」的部分，嘗試凸顯七十年代作為新舊交替、民情轉向的時期。要了解當時的日常生活中的各項細節，需要有一個殖民的角度，才可以掌握那種社會生活的特點。〈殖民冷經驗〉和〈當時間還未有變成歷史：維多利亞城的消失與殖民經驗〉兩篇，強調當時很多人跟殖民制度保持距離，以抱着一種疏離感的方式來生活。不知是否「疏離」一詞容易令人聯想到一種負面的關係（例如缺乏投入感）和情緒（例如冷淡），以至很多有關本土意識的形成的分析與討論，均傾向於將焦點放在由移民身份及寄居的心態轉變為產生歸屬感的過程，而少有正視這種疏離感是香港本土文化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忽視上述那種疏離感，大多數討論並沒有嘗試了解它對香港社會與文化所產生的作用。這份距離與疏離感或者令他們對好些歷史、文物缺乏濃厚的感情，但卻又是促使民間社會思想活潑的重要元素。在沒有一個所謂的正統的束縛之下，港式文化百花齊放。

〈足球政治與冷戰的微妙關係〉一章談的是殖民地時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狀態。它以六七十年代期間的足球政治為題，分析的是中港之間的微妙關係。在戰後殖民地社會政治環境裏生活的有趣經驗，是國共之間的鬥爭無處不在，但它的存在若隱若現，隱藏於大家心照不宣的灰色地帶裏面。這種政治的背後的一個更宏觀的環境，是當時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冷戰佈局。我總覺得，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研究忽略了冷戰對本土社會內部所產生的作用，是一大缺失。⁴事後看來，當年的冷戰政治與國共之爭，其實是日常生活